

憲章外史續編

嘉靖注各卷之二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戊子

七年春正月甲戌朔甘露降長泰縣初上謹天

戒斥諂祀畏人言動以古帝王自擬自大禮大獄後

日見臣下揜飾百出謂朝廷無人意漸廣大大學士

一清老練世故不自安于張桂之上日思委婉迎合

河清則請廷賀露降則請獻廟事事默揣上意張璠

承其短既逐費宏復上言內閣自三楊以來爲奸人

鄙夫僭據貪污無耻曹璠爲常去而復來畧不懲前

非蓋明斥一清也○起大監張永提督團營一清奏

其密偷劉運江

寧誠不易得也

助張璠諧於

上前

永勘江西

長

千兩

一清出張容家人

所評奏下法

勸

止有容求永誌文銀百兩無永

饋人

詔革容職

○胡世寧自南京赴召上疏曰今

川

運道爲急而治河次之河自汴南分二道一

經

壽入淮

一經

睢毫

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

道自歸德出宿遷其

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出陽

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

魚臺

一自儀封出徐州

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間境山之北溜

溝六者皆入漕渠而南會於淮。今皆湮塞矣。止存沛
一。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溢入昭陽湖。以致運道塞淤。
勢必復決。今當因故道而分其勢。至於運道。止塞沛
縣三十餘里。而不能遽開者。控沙水中。爲力甚難。莫
若於滕沛魚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翟坊。北接沙口。
此上策也。其次則在淮達河。由陽武起陸百餘里。至
衛水入舟。又聞沁水至武陟縣荊口。分流通衛。是河
因沁可以通衛也。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請於昭陽湖
左。別開新渠。言與世罕合。尚書童瑞覆議行之。已而
應期奪官。議遂寢。○起王瓊提督陝西。總蓼欲傾彭

澤以及廷和乞急

九疇

時滿浦

兒實不灰

上命逮九

詔獄

遷主獄

榜掠九

疇論斬請併逮廷和澤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保瀾

西有功得不死謫戍澤奪官廷和獲免○王守仁至

南子使人招諭盧蘇王受使來輸罪蘇受疑懼不卽

來守仁盡撤調兵使小酋以檄往蘇受悉驍悍陳城

頃守仁縣丞龍光入其營諭之二人疑曰此

軍門也因言其情左右皆易田州人乃敢入守仁

笑曰我欲取汝頭造鐵汝手城下耶許之蘇受入見

守仁數罪箠之蘇受衷甲受箠論之曰宥爾死者朝

廷天地之仁。必杖爾者。人臣執法之義。皆叩首悅服。願殺賊立功贖罪。歡呼而去。○上勅戶部詳畫邊儲。經久之策。胡世寧曰。永樂時。邊需悉以鹽利。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富商大賈。悉聚邊陲。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執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聚。所以芻粟不虧。至天順。成化間。變其故法。商人中鹽。悉令輸金。戶部邊賈無成。撤業而歸。以致墩臺日頽。保聚日蹙。千里沃野。莽然丘墟矣。稻米一石。直金五兩。皆變壞鹽法之故也。

范守已曰。裕邊在復鹽法固矣。今之邊地久蕪。誰

肯墾之欲如永樂
利雖倍蓰賈人不以
熙按萬曆初邊鄙不登橋人成功江陵既没人情
何可得也

更以承平轉玩胥役日繁官視地方爲傳舍衙役
世據蟠結卽有能墾之人難應誅求之費矣淮徐
荒地皆然不獨邊方也

二月王守仁奏田州善後事宜謂思田久苦兵革置
以流官兵弱財絀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伐治田
州非岑不可請降府爲州官猛子邦相爲判官盧蘇
王受爲巡簡別立思恩府設流官統之仍薦林富爲

巡撫而身還南寧

庶按土蠻非土酋不治。然彼亦借朝命以威制一方，必不敢反。比誅求不堪而生怨言，怨言出而反書上聞矣。撫臣貪功競以改設流官爲利，不知昔之納貢應調者，乃費財勞師以戍守之。於國家何利焉？若守仁者，真能奉行高帝之法而不撓者也。

三月南贛巡撫汪鉉奏上長泰縣天降甘露言。上仁孝所感召。上悅，薦于宗廟，頒賜群臣。○製忠靖

冠

夏四月謝遷致仕

五月辛未朔日食○

中原大旱○大學士一

清疏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告君曰爲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天象屢變小人訛言山川崩竭水旱蝗虫不足懼也賢士藏匿則○正業上下相循廉耻道消毀譽失真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不足懼者修德可以弭之深可畏者勢若緩而伏最深今日弊正墮此臣舉其要者釋幽拔滯任賢位能則賢才可致蠲夏稅踏秋傷省額外之

征則民難紓弘量齊威取善而包荒未善則直言且
聞。上嘉納之。令言官據實直言利弊。不得浮謬。
王守仁既赦盧蘇。王受二人各請自効。兩江民遮訴
斷藤峽寇猖獗。守仁請討。乃命湖兵及蘇受各至信
地。寇聞皆逃匿。守仁故爲散遣。偃旗鼓。竟逼石壁諸
巢。賊奔斷藤峽。官兵追擊破之。賊奔橫石江。溺歿六
百餘人。賊潰散。移兵勦仙臺古鉢諸巢。擒斬三千餘
人。八寨盡平。兩江底定。

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張璉少傅。賜以御詩及衮衣。
○
是年議禮諸臣官。勅曰。廷和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

天子禮法當嚴
鼓舞朝臣伏闕
郎
爲民毛澄林俊已故各奪其官蔣冕毛紀喬宇汪俊
各奪職閒住

秋七月加上 皇考聖母尊號

八月易三邊提督勅書令指揮知府以下有犯俱得
收訊

九月 宗室襲爵請封諸例

冬十月命行人馮恩齋勅及繒勞王守仁守仁病劇
上疏乞骸骨薦林富自代竟離任自歸○皇后陳氏

崩謚悼靈後改孝潔○初盜陳卿據青羊山建撫
常道請兵收勦京邊軍從征與卿遇敗績道懼議招
降卿益輕官軍山中各設巢砦分盜據守張璠力主
勦議乃奪道官以僉都御史王應鵬代命都督魯綱
率邊兵討之盜四出大掠壺關黎城諸縣綱頓師不
敢擊賊易之以山爲巢時出劫掠林滋修武俱被殘
燬河南巡撫潘埴徵集兵卒兵備翟瓚牛鸞陳大綱
兵皆合是月甲辰瓚破魯班壑乙巳破谷堆底巳酉
大綱執卿鸞執陳綺斬賊數百青羊遂平給事夏言
劾綱并請覈諸臣功次上卽命言往覈

閏十月兵尚書王時
天下士習委靡多依阿
保在朝惟李承勛伍文定
堪總軍旅馬吳陳九疇皆大受之器爲憮人所問至
令戍邊施儒場必進邁衆殊材吳禮行追古人俱爲
大計所黜自古明君用材雖父祖所棄亦追錄不遺
况邇來大計皆權臣排擯乎若一點不錄而忠勤體
國者以爲戒矣上然之

十一月王守仁行至南安卒上怒其擅離鎮守下
廷臣議其功罪桂萼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號
召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

聲傳習轉訛悖謬日甚宜先奪封爵以彰國家之信
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上曰守仁用詐任情
壞人心術所封伯爵姑與終身沒後卹典俱不准給。
十二月冊順妃張氏爲皇后。○初滿速兒令牙木蘭
據沙州索我羈留夷使不與則帥帖木哥土巴攻我
肅州牙木蘭不從滿速兒欲殺之牙木蘭懼帥其老
弱萬人鬪帳二千奔肅州乞金塔寺住牧滿速兒以
討牙木蘭爲名令虎力納咱寇肅州遊擊彭濬却之。
巳八年春正月戊戌朔風霾晦如夕。

二月不雨

上零

各說示群臣。○縱放

屬隼田犬○減正
趙按張祿繪餓民圖以獻○用梁材言令安州牧馬
草場一百二十頃按屬地土九十九頃招民佃種畝
歲徵三分○從梁材所請增差科道監收錢穀○方
獻夫奏請多取進士以補知縣之缺上曰舉人監
生非自待之不遠實以槩輕之故也豈無過於進士
者進士之保職守身固有而縱肆爲惡者不無如今
令牧則進士舉人監生並用其廉潔愛民者一體擢
陞不許爲輕重之別庶幾多獲人材也

滿速兒進貢獅子。願歸哈密城以求牙木蘭王。瓊奏之。請散置諸夷於肅州境內。霍韜議必復哈密。尚書胡世寧曰。太祖建北平行都司而文皇昇之兀良哈。文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也。忠順王已絕而強立非種嗣之。三立而三爲土番所虜。安定王近我甘肅。今亦不知存亡。河獨忠順哉。牙木蘭歸正人。唐悉怛謀之事可鑒。內

閣張璪力主瓊議惟
不遣如世寧言土番
以不得牙木蘭竟據哈密
所置諸夷諸夷俱失故
土住牧河西塞上而亦不刺盤據西海尾刺結巢北
山河西三面皆虜矣○世寧以議不合求罷許之以
李承勛代承勛以每事命官集議私分黨與無益實
政請止之上曰采取公論以集衆思其勿止

三月賜進士羅洪先等○夏言覈潞功還請於青羊
山建縣從之各曰平順陞潞州爲潞安府○侍郎王
廷相請倣古義倉之法出於民而藏於社社立正副
朔爲會讀高皇帝教民榜舉衆中善惡獎戒之

記其社米戶口。上者出什之四，中什之二，下什之一。荒歉散及中下，大稜上戶亦次及之。上以其有益小民，行各撫按量行。

夏四月，大學士一清奉旨考選庶吉士，以唐順之、陳柬任翰廷試策爲上所獎，卽以爲冠，而取胡經等足二十八人之數，請官教習。上曰：邇年大臣徇私，選取市恩植黨於國，何益？自今不必選習，一體除用。果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收入翰林。方獻夫奏曰：館閣乃儲材之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我太祖洪武癸丑命編修張唯十人，文華殿以宋濂爲師。太

宗永樂甲申選進士

等就文淵閣讀書遂爲放

事前後得人爲多。邇年不能盡公。誠如聖諭所云者。吏部訪收信得其要。但翰林原設侍講讀各二員。修撰三員。編簡各四員。今多至二三十人。或一官全缺。亦非經制宜。將各官量增。不必過多。除一甲銓補外。編簡於主事御史給事評事中舍行人博士助教推官知縣學官內訪補講讀於郎中員外同知知州通判內訪補。其學士庶子諭德贊善洗馬亦論資序遷。勿分內外。上從之。○大學士璉自以不由翰林驟居輔導而議禮時被詞臣攻擊中懷忿恨。適侍讀

汪佃進講洪範不稱旨。璉遂揭請考核。調佃寧國府通判。祭酒陸深講筵忤旨。延平府同知。一時劉棟楊惟聰崔桐徐階等皆外補。十去其七。璉又恨進閣時。庶吉士不屑赴揖。謂皆不堪教養。不當出爲科道。於是袁表等盡補司屬知縣。爲翰林一時之厄。五月更定袞冕及群臣朝祭服制。○尚書李承勛奏曰。土魯番在西戎中。非强大者。自正德末。數犯甘肅。邊兵往往失利。今乃以索牙木蘭爲辭。是啓邊釁。向背難測也。要當以足食固邊爲久計。通番納貢爲權宜。然兵有深機。事難遙度。是以聞外之事。不從中制。

王瓊握便宜之大權。○幾立決。畫一具奏。上
然之。戒瓊勿負朝廷至意。○吏侍郎何塘乞休。特陞
右都御史。辭許之。

六月山西大饑。叅政王尚綱上救荒八議。○給事中
陸粲請汰冗官。下部議。泥不行。

七月桂萼爲大學士。方獻夫尚書吏部。獻夫奏任用
守令之法。○温州逃卒縛永嘉主簿。海寇數十艘入
掠寧紹。浙東大震。江陰賊侯仲金拒殺官兵。執其主
簿支解之。給事中夏言請設都御史。巡視浙江。及江
淮總兵官。從之。以王堯封巡視浙江軍務。崔文總兵

瓜能

八月給事中孫應奎陸粲王準劾璉萼顯恣不法諸
狀璉萼日忿爭 上前 上久不能堪下詔暴璉萼
罪畧曰張璉自用自恣負國負君桂萼尤而效之論
法當寘重典特從寬貸璉令還家創悟萼奪散官致
仕應奎等有耳目之寄既知大臣若斯却乃坐視至
今方奏應奎免究準下法司

九月璉萼行至天津霍韜私計同爲議禮臣行將相
及乃疏列一清罪謂陸粲等一清門人也 上覽疏
立召璉萼還適有張永家人朱繼宗發永兄富陰事

下法司推鞠謂承弟

清求志文二百金給

事中趙廷瑞遂劾一清請速治上曰一清累朝舊臣何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姑令自引一清遂致仕去

冬十月朔日食郎中鄒經邦奏曰正陽之月日食於朔說詩者謂陰壯之盛由於不用善人則今之調和變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陛下納陸燾之言令張璠致仕尋以議禮有功見畱比乃天變如此安可弗畏且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若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爲公也陛下果以尊親之

典爲至當而欲子孫世守之莫若於進退一付諸至公厚其賚與以答其議禮之功然後博選碩德重望之賢置諸左右使萬世之後廟號世宗顧不偉歟失此不爲乃過加非分之任使之履蹈盈滿犯天人之怒豈璵等福也 上大怒謫經邦戍邊○吉囊俺答入寇王瓊敗績於榆林因修邊垣起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雲南巡撫歐陽重覈諸衛卒冒伍勒餉不予冒卒亂重仍給之乃散巡按劉臬劾重命重致仕臬以劾過當請外補給事夏言奏曰都御史御史銜命萬里託身士庶之上謂莫之違者朝廷各分也軍

卒一譁而撫按俱罷。○山海關主事鄔閱疏言廣寧八里舖前屯衛既有椎場。關內不宜更椎。兵部李承勛覆議革之。召太監李能白懷歸。

十一月河南陝西大饑。僉事齊之鸞奏曰。皇上卽位九年矣。治安未臻。有大可憂之事三。深可惜之弊四。國家貢賦輓運上游。脫或道途有挺鋤之梗。而東南之漕一歲不再至。此大可憂一也。天潢日衍。祿食匱乏。而憚於改絃。此大可憂二也。邊疆歲擾。將驕卒惰。而大同甘肅之變。屢事姑息。此大可憂三也。大禮

之議。蔓引不休。不合者擠之。如四凶構杙。合者擢之。如伊尹傳說。可惜之癖一也。大臣之不肯諂諛爲甚。今侈祥銜異。見之章牘。可惜之癖二也。初革冗濫。歲省萬計。夤緣日久。聽其陳請。可惜之癖三也。內臣鎮守。非太祖立法之意。乃今因循久而不議。可惜之癖四也。上下其奏於各部。○朝鮮吏曹判柳溥陳奏其主李旦建國始末。不係李仁任之後。而祖訓會典向誤載未改。乞爲改正。上許之。

十二月虜入大同塞。廷推王憲提督憲。抗言不肯。夏言劾其畏避失色。特詔罷之。○羗戎寇鞏昌。殺掠甚

憐尚書承勛言西蕃日內徙將來羌狄交通何以善後乞廣宣帝之明專委國之任凡制馭西蕃事宜一以委瓊爲便○工科趙漢奏曰張璉久預機務不免專擅乞簡用兩京大臣及家居耆舊有才德者以分璉之責上責問漢令疏名以進漢曰贊理之助尚在多賢故欲璉引賢共濟初無私主上復責漢漢對如前且言簡命出自朝廷非小臣所敢干預上卒宥之○璉既專政進對明以相自處指揮劉永昌奏曰太祖罷丞相設府部以分理庶務太宗命詞臣於文淵閣參預機務官止學士後世加以師

保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願 皇上遵 太宗
之制守 太祖之訓再訪 祖宗之意令六部大臣
更番入直以備訪問○革外戚封爵世嗣惟存定國
公彭城惠安伯○張璉建議裁革鎮守內臣 上從
之百年之患頓除

范守已曰闖人之禍萌於正統而盛於正德 帝
蓋視外臣若贅疣謂肺腑之寄惟吾臧獲最宜耳
不知此曹推魯之性驕縱之氣廝役張虎吻以噬
人與從挾狐威而虐衆仇讐之訟牒一人而鹽腦
摧勦不至胥篋汚居不止矣璉獎 帝美而 帝

亦爲之成其美于。領功爲不窮云。

庶按內臣之賢者不。而 聖祖至垂之祖訓不許干預政事者何哉。蓋惟昵近則威權易假。小人爭趨乘間導竊。有不自知其流於毒者。迨至毒甚。卽賢宦知而欲收亦無及矣。世廟 神廟皆不以委內閣者。委內監故。嵩之貪。錦能發之。一貫之鄙。義能斥之。不然美竊在內。未有外臣能指切者也。然內臣之親。由於不信大臣。而大臣之不能結主。由於容祿保位。以道事君之義。不可勉夫。

庚寅 九年春正月 上因講程氏四箴及范浚心箴爲

之註以示講臣。又謂人心匪敬，弗聚匪一，弗純復，禦敬一，儀命禮部頒於天下學宮。

二月郊祀，命夏言分獻南海。上疏請舉親蠶，畧曰：周禮天子親耕南郊，以供粢盛。后親蠶北郊，以供純服。一致其誠信，以交神明。一勸天下之農桑，非身先之不可也。上悅，勅戶部建壇，尚書梁棟請建於南內，或西內。上曰：耕蠶分南北郊，蠶於禁中，唐人便安之制，不可爲法。於是尚書李時酌治蠶之禮。上命翟車出人由玄武門，其壇制殺先農，什一蠶，繭館悉如舊制，仍於內。○領大學衍義

於廷臣○夏禮奏一

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氣。也。豈有操樹榘乎。禮
之人道哉。至於一祖一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不於
二至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上嘉納之。賜
言四品服。

三月夏言二議見納。寵眷日隆。詹事霍韜妬之。上言
親鸞爲亂成法。分郊爲紊朝政。二不問韜遺言書。
謂祖宗定制不可變易。皇后出郊爲潰。見女之防。言
得書卽上之。上大怒命械韜。侍都察院獄。韜恐
上殺之。貽張璠書求解。

夏四月中允彥道南奏曰。我太祖初年。建圍丘。鍾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分祀天地。洪武十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命卽舊址爲壇。始行合祀。夫前之分祀。禮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禮緣人情者也。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熙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九年十月。改建太廟。比漢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累朝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始以功臣配享。恐非古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我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今之大

祀殿正古明堂之制宜法
太祖初制南郊於北郊
地尊 聖祖配以法尊尊后親之意宗祀 太宗於
大祀殿以法宗祀文王之意增太廟大禘之祭正
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於兩廡庶尊親不失而古典
復見矣下禮部併議言又奏曰周人尊文王而不敢
以配天者避稷也今日配天以尊 太祖配上帝以
尊 太宗二配豈有抑揚哉張璠引五經及諸史
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分祀之是方獻夫前主合
祀後疏輪罪霍韜亦輪罪命復職

五月畿內河南北陝西皆大饑○建園丘於南郊方

丘于北郊。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夏言薦
僉都御史李如圭出撫榆林。上卽命言代圭爲左
僉都御史。御史熊爵奏言卽先年張綵故事矣。上
怒責爵輪罪。言亦奏曰。宋包拯劾去宋祁卽以拯代。
歐陽修有蹊田奪牛之譏。今臣形迹相似。願寢新命
以避人言。從之。○虜入漁陽塞。

六月廖道南請稽古樂。夏言薦臨清人故太僕丞張
鶚曉暢律呂。命徵入京集議。○虜入宣府塞。○御史
郭弘化奏言天下土田。國初計八百四十九萬六千
五百二十三頃。弘治五年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

十八頃不及。初之平。初。處無臣搜括覈實以聞從之。

秋七月。敬一亭成。賜儒臣宴。○故尚書屠勲二子俱廢入監。尋並舉於鄉。乞以孫補廢。上曰。大臣子孫。

因仍。曷廢。原非國典。今著爲令。一應受廢子弟。有由別途入官者。不得再補。○廣東人彭澤。祿以吏部郎貪黜。緣張聰得留用。及盡逐翰林。補澤論德。至是太常卿魏校告病。澤遷太常卿。其鄉人黃芳亦隕陞南太常。澤之故吏胥吳爵。由判官擢通判。浙江叅政黃州以直忤聰。而副使党以平。溫州知府溫贊皆善事。

璉吏部調卿陝西而以平代卿瓚代平都給事中夏
言劾獻夫媚悅政府蔑視名器且私其鄉人選郎劉
序甘心詭隨上納之命卿等仍舊官澤姑依新命
○嘉定人助教金洲奉差回京其縣令與張璉親買
蘇製寢牀強附載舟中而先以書達璉知洲固拒不
容及抵京璉按書索牀不得遂卿洲斥之外○廖道
南言榮國公姚廣孝雖有帷幄功而緇流不宜配享
命罷其位移祀大興隆寺

八月給事中薛甲請正習俗以明體統大約指劄永
昌等爲言給事中饒秀劾甲附大臣明爲璉獻夫

杜塞言路。上是之。獻夫不自安求罷許之。

九月夏言奏。群臣有疾。及公遣者。取堂官印結送科。以覈虛實。有欺詐則糾懲。從之。○甘肅巡撫唐澤告病。夏言奏曰。甘肅孤懸河外。不可一日缺人。而災傷叠見。兩都御史供億浩費。請卽以總儲都御史趙載代澤。革去總儲之任。以節邊費。從之。

冬十月加夏言侍讀學士。仍兼吏科都給事中。○復召王瓊尚書吏部。○都御史胡璉子效才爲御史。乞恩避職。上曰。大臣子弟避臺諫者。卽改翰林。此近來弊政。今後止與京官。○山西巡按趙鏗馳行趙鏗

張翰甬道互相訐奏。並奪官。○摠修祀儀成典。因奏孔子有功德於萬世。祀典未安。一謚號不當。稱大成。文宣王。一韋服不當。用衮冕塑像。一邊豆樂舞不當。用十二八佾。一配享不當。以顏曾思孟坐堂上。子先父食。一從祀不當。以馬融賈逵王弼等預列。而遺后蒼王通韓愈。下禮部集議。咸以去王毀像爲疑。上乃御撰正孔祀說。分示群臣。以明王號之當。去編修徐階奏曰。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愚衆駭惑。愛其人者。杖履唾洟。猶加珍惜。况毀先聖遺像乎。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舊。夷官殺樂。以應禮文。恐妨

太祖初制矣。

上不悅。出階爲廷平府推官。

上又

製孔祀申說。衆議乃定。於是改稱至聖先師孔子。配
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諸弟子稱先
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撤像罷公侯伯爵。去申黨公
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馮融何休王肅
王弼杜預。而改祀林放蘧瑗鄭玄盧植鄭衆服虔范
甯於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別祀
啓聖公叔梁紇。配以顏無繇魯點孔鯉孟孫氏程珦
朱松蔡元定從祀焉。

徐學謨曰。孔子稱王。弟子稱公侯伯。無臣而爲有。

臣此俗儒瀆禮不經之舉而更爲塑像有同夷鬼
「毅然更定易師號易木主千古卓然之見第
啓聖並祀學宮子廟而父祠祭者專於廟而攝於
祠亦有子先父食之歎蓋叔梁原無述作之功孔
子決不以一祭爲父榮後世亦不必槩祭其父爲
孔子報惟立廟於鄉庶爲禮之得也

熙按正孔子之號明從祀之人其議詳於宋濂

聖祖非之而止程敏政復申之至璉而始行焉惟
啓聖祠拘於四父配孟子父舊籍無聞而虛配以
氏近卽有僞撰其名曰激公宜幾誣且俚矣從祀

諸儒當以羽翼經傳爲功。周末漢晉間似未可以醇疵求備。國初正誼明道。孰如宋濂而論者以禪病之。至王守仁則又莫敢以禪病也。近又有奏請以諸葛亮岳飛從祀。益議以關羽從祀者。真不知其何說。

十一月陳園丘祀器樂器於文華殿。召大學士璉閱視。已酉上親祀於園丘奉太祖西向配。各駢犢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從祀四大明夜明五曜。恒星雲雨風雷。○詔選淑女以立九嬪。從張璉奏也。十二月桂萼病劇乞歸。從之。尋卒。○張璉請避嫌名。

上賜名字敬字茂恭御書賜之○咸寧侯仇鸞全
其舅曹江通賄職方郎華鎗事露詔械江至京會
訊鎗奪官○吏侍郎董玘母从奔喪不亟爲御史叅
奏削籍○楊一清爲趙廷瑞所論削籍居家忽忽疽
發背卒○滿速兒遣奶翁隨天方諸使入復索牙木
蘭不予有哈六刺來歸言滿速兒欲以哈密與拜失
煙答妻管理兵部疏許其通貢○復郭勛保傅官總
督團營○己卯甘露降顯慶○除夕御製闈講
詩書以賜夏言

十年春正月乙未侍奉太廟

太祖南向位

文官五品而下不與夏官為都給事中加四品服得

陪祀因言都給事中列署內庭宜一體陪從禮部議

以會典未合乃止○行祈穀禮於大祀殿祭皇天上

帝奉 太祖 太宗並配○上既正 太祖位向欲

復古禘祭以尊 德祖夏言奏曰 德祖尊享太廟

定為大禘統群廟之主身為始祖而又為始祖之自

出無是禮也宜設先祖虛位而以 太祖配享中允

夏道南謂皇姓出自顓頊宜禘顓頊大學士孚敬曰

言虛位者失之無言顓頊者失之認惟禘 德祖為

當李承勛等皆以爲然。惟夏言疏辯其非。上命再議。○皇陵祠祭署民奏稱陵戶三千六百餘家。專供汛掃。宣德間增置太監恣肆箕歛。陵戶逃亡乞革。太監以蘇民。上不從。但勅內臣勿預民事。

二月湖廣守臣奏上。顯陵甘露。命頒賜廷臣。複製欽天記頌。○庚辰春分日。行朝日禮於東郊。

三月建大神殿。初南郊撒屋爲壇。奉上帝神屏。圜丘上配以太祖。旣祭而莫知所藏。故建殿以藏之。

○召張孚敬。李時請西苑相地。建土穀壇。併建先蠶壇於仁壽宮側。而毀北郊蚕室。○虜入大同塞。○棟

選舉貢監生一。體爲科道官。○行取官送戶部查征
科完欠。給事中薛宗鑑以建陽知縣錢糧未完。回任
聽覈。

夏四月。用給事中張潤身言。章將領奏帶軍功。○選
舉人孫翥爲給事中。歲貢阮薇爲御史。監生張澍爲
試御史。

五月。革邊隘鎮守內臣。○壬子夏至日。祀地於方澤。
太祖西向配。從祀四壇。五嶽基運。朔聖神烈山一。
五鎮天壽純德山一。四海一。四瀆一。

六月。召方獻夫爲大學士。初。獻夫歸。遣行人召還部。

獻夫辭以疾。上傳旨遣官馳傳趣來。朕將別用。獻夫怡然就道。及抵潞河。請容旬日攝養。上知其意。故有是命。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旌歲貢生楊成章孝行。授國子學錄。○嚴考歲貢生發回復學者十四人。○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四人子孫爲侯。刑部郎李瑜奏言臣卿人劉基翊運有功。不在姚廣孝下。宜侑食高廟。世其封爵。與徐達同。下廷臣集議。侍郎唐龍奏曰。高皇帝嘗怪奇謀。廟堂大計。每每屬基。在軍有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喻。厥勲懋矣。基宜配

享太廟其九世孫瑜可嗣伯爵

詔從之

三

熙按開國文臣最先幕府從渡江者李_孝汪廣
淵_楊元果李_夢庚毛_麟渡江後有若陶安宋_思顏
楊憲王_愷孫炎等又六載下浙東乃得宋濂劉基
葉琛章_溢大封時善_長位上公比蕭何而子房孔
明之稱先廣洋而次基

基爲石抹宜孫幕官

傳中謂基於未_嘗時飲西湖見

西北雲起卽指云真人在淮泗間吾當輔之又謂
聖祖在濠與善長語三傑卽以子房屬基何信
之早而相附之遲如是傳謂基於庚子年見
省中設小明王座獨怒不拜曰此牧豎耳奉之何
爲聖祖悟乃定大計然攷聖祖自庚子至丙
午凡征討封拜必以龍鳳紀年行之奉其號而顯
斥其人無是理也

越人撰英

烈傳小說謂基功會薛國公之爵處州進士應璣
謂基曾墜像功臣廟而善長廣泮寂然無頌言者

秋七月甲寅彗出東井○初吏侍郎徐縉爲監生詹
啟誣奏既白矣有空牘投孚敬門發之乃縉具黃精
白蠟賂孚敬者太常卿彭澤愆孚敬持奏縉斥爲民
吏部以澤代縉官上不許意屬夏言澤與言及行
人同正薛侃皆同年進士侃從王守仁講學頗迂腐
見上久乏嗣誣引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取一人
爲守城王疏成而未上以示澤澤持歸以白孚敬曰
此言所草也孚敬愕然密疏先聞澤更給侃速上侃

猶豫澤懼坐趣之上。上大怒命逮侃。上御文華

殿召言以侃疏示之。言曰侃疏狂妄不可行。上疑

其詭對命同孚敬出聽訊侃備受拷掠孚敬詰以誰

使侃曰我自爲之無使者澤乃微詞挑之侃曰趣我

上者爾謂張少傅爲可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鉉攘臂

大言曰夏言實使之言怒扣案大罵幾欲毆鉉給事

中孫應奎曹汴揖孚敬且迴避孚敬怒密奏之併下

言應奎汴獄明日再訊命太監張佐出預而令孚敬

坐閣中勿出侃對簿云以皇上之明不免爲少傅

所欺以薛侃之愚宜乎爲彭澤所賣佐等以聞命釋

言。上出孚敬二密疏示群臣。論曰：侃發言不諱，法當重論。澤狡詐交關，謫邊戍。孚敬昧休休之量，令致仕。言不問，應奎等一併釋宥。

八月癸未夕月於西郊如朝日禮。○上於西苑作無逸殿幽風亭。上御之命翟鑿李時侍坐講官顧鼎臣謝丕張潮廖道南分撰無逸幽風詩進覽。尋宴於亭。○命儒臣書無逸篇於殿壁自爲記。○御史周相奏曰：國初鹽制每引納銀捌分。永樂間輸粟二斗五升鹽價平而邊用足。茲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常股什七需次掣之存積什三不特越放。成化後每引三錢。

五分正德四錢。今六錢矣。近有占中買窩之弊。有經
 紀包堯之奸。各場火耗勸借。守候盤覈。關領勘劄費。
 將倍蓰。官既取之於商。商亦取之於竈。於是夾帶
 之弊。此餘鹽之課所由興也。與其以餘鹽之課。納諸
 運司。輸之太倉。讓轉勞費。不若以利通商。使之勤於
 赴邊之爲便也。今商人苦赴邊中引之難。利納銀運
 司之易。故累年報中引不肯盡支。徐爲夾帶之計。而
 各場餘鹽。悉聽夾帶。官司不爲收買。而存積之法廢
 矣。夫存積以待開中。不時之支。此祖宗至計。而今皆
 爲運司餘課。倘有急何以克濟。上曰。近來餘鹽利

興屯田政廢邊儲往往不充輒動太倉銀接濟此言切中戶部計處以聞。

九月李時爲大學士夏言尚書禮部。

冬十月虜入大同塞○侍郎湛若水以皇儲未毓勸上收斂精神其言迂緩上曰爾旣欲朕靜攝此疏不必煩擾祭酒魏校私憂上未建嗣懷一種子方浼桂萼上之二公俱講學人校後家居以祈嗣多服熱劑瘍發於項卒。

十一月盱眙民何雄饑鬻二女於優二女連臂投淮成巡按葉照以聞立祠祀之。

十二月復歲貢士舊法。初張孚敬奏選備以貢不當計廩食次第。至是夏言請如舊。御史楊宜奏曰。邇者沙汰生員之令一下。而學使奉行過刻。驅衣冠爲田野之傭。稽之史冊。有沙汰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也。時夏言在禮部。盡反孚敬之政。覆如宜言。○吏尚書王瓊言考察事例。載在令甲。止擬三年任內事蹟。初非通考生平素行。邇來不諳此例。往往苛求。有已任外官。因前任京官而被斥者。有已陞尊官。因前任卑官而被黜者。惡惡長而善善短。殊失惜才之意。○夏言奏曰。各省試錄。近令錄士子本文。體裁龐雜。

今次會試考官仍舊重加裁正以示模範。

壬辰十一年春正月星隕於衛○青州地震○南京御

史馬敷等十人連章劾王瓊上怒悉逮來京給事

中魏良弼論救亦下詔獄○陞安陸州爲承天府

二月上幸南城睹世廟有感詩賜夏言○復召

張孚敬入閣○都御史汪鉉劾奏出差御史王宣等

九人先後保薦官屬多以貪酷不謹敗宜連坐吏部

覆巡按濫舉四人以上者革職閑住二人降級調外

著爲令○虜入榆林

三月彗星復見○賜林天欽等進士

夏四月表襄陵王之門以其五世同居也。○廖道南

請建九廟併獻大祀禮成感雪賦。上悅下禮部集

議夏言奏曰昔唐虞五廟殷周七廟外爲都宮內叙

昭穆漢不考古異廟異地明帝自抑遂有同堂異室

之制太祖初立四親廟始爲近古後建太廟又用

明堂之制若依古制列六廟遍歷而莫獻之日亦不

足矣况昭穆難定必父子繼世而後可兄弟則紊矣

故同堂異室未可盡非。上曰祀典俱已釐正太廟

不復古可乎乃撤故廟建新宮昭穆各三。太宗廟

在六廟之上各營寢專廟焉。

五月申嚴歲貢非人法。

六月尚書許讚奏長吏多編征徭自溺。勅撫按通行嚴禁。

秋七月王瓊卒。詔方獻夫兼領部事。

八月彗復出東井。命九卿自投劾。孚敬赴召未久。科臣魏良弼引占書言彗孛出井。奸臣在側。因言孚敬驕橫。上心動。孚敬奏辯。請上奪良弼俸。上不

悅。科臣秦鏊劾孚敬飾奸媚嫉。引旨自歸。明示權

在握。遂命孚敬致仕。不數日。良弼又劾汪鉉。上怒。

命朴之。良弼歿。而後蘇○兩廣盜黎文貴等作亂。總

兵仇鸞虛報捷音科臣張潤劾之。

九月汪鉉爲東部尚書。○上幸西苑御迎翠殿召夏
言論舉所知以備翰林因製詩賜言。

冬十月編修楊名勸

上修省喜怒失中。

上令明

言之名遂疏汪鉉郭勛垂張回險陳道瀛邵元節庸
惡道流聖心偏喜議禮諸臣聖心偏怒汪鉉辯疏指
名與廷和同里命下詔獄拷訊尋謫邊戍侍郎黃宗
明救之并逮治補外。○南京御史馮恩條奏群臣邪
正極詆孚敬獻夫鉉而輕貶翟鑿王時中許誥湛若
水黎輿所褒者李時許讚王憲趙璜周用顧鼎臣錢

如京黃宗明聞清林廷梈而極稱夏言上
方嚮用言不欲人寵之逮恩詔獄尋坐上言大臣律
長繫○科臣李鳳來劾奏江西提學張時徹考士
垂方特詔黜者悉復

十一月定哈密五年一貢夷使母過三十人

十二月朶顏福餘寇邊○候官縣獄囚越獄殺布政
使都指揮知縣○遣給事中陳璘球封其王
清○北虜道松潘寇四川○西城來貢稱王者九十
有五人

癸巳十二年春正月○復召張李入閣

三月視太學○南畿撫臣陳試獻白兔

夏四月乙酉 上御南城環碧殿閱馬有玉麟飛白

玉駒碧玉驕照夜玉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尾七種

召輔臣孚敬時獻夫鑿入殿賜茗餽其閱馬又命至

嘉樂館觀花木 上乘玉麟飛至重華殿進孚敬等

於左室賜酒食蟒龍飛魚服御製古樂府七言律二

章令各和○戊子召孚敬獻夫時鑿同遊西苑御清

馥殿翠芬亭賜茗酒錦箋詩扇紅藥花御製古樂府

七言絕五言絕各一章命賡和

五月昭聖弟鶴齡延齡驕蹇不法以停嗣願失望

而 昭聖猶以故禮待 章聖 上不憚市人鬻東
山以言嚇鶴齡金鶴齡忿拒之東山遂誣二人阻呪
通慈慶侍人變聞命逮二人詔獄株連徐光祚崔元
併逮之。

六月彗出昴畢○方獻夫罷○發太倉銀十八萬兩
於陝西收買芻粟以運各邊。

秋七月詹事顧鼎臣日講不至學士廖道南蔡昂以
不代講爲孚敬所劾謫徽潮通判○兵部奏甘肅孤
懸河外歲發內帑難以支持特設都御史一人專理
屯政。

八月皇子生麗嬪閻氏山也。傳諭大禮大獄諸臣俱不赦。尋兩閱月卒。謚哀冲太子。

九月吏侍郎席春前籍初翰林員缺春以楊維聰陳沂有文學嘗注鉉謂二人曾黨廷和不許及禮侍郎缺春與鉉爭構鉉遂劾春欲起邪黨遂見斥。○申命按察司官與巡按互相糾彈毋得畏怯。

冬十月辛巳星隕如雨。○御史郭宗臯以星變勸上廣徧覆之量降謙冲之德崇寬平之政。上惡其疑君欺上逮治之。○大同總兵李瑾請于總制劉源清役卒於天城濬濠四十里瑾素嚴酷而源清令又峻。

急卒季富王寶倡亂殺瑾圍廵撫潘倣署執倣脅令
疏請赦原源清謂兵悉變請討倣計擒首惡十餘人
送源清請寢師源清不可榜於市言五堡之變處之
太寬故今稔惡五堡遺孽見之皆洵洵不自安源清
遣將率甲士三百入捕亂黨諸卒悉巷拒不納捕者
源清督兵臨城諸卒益譁倣令僉事孫允中夜禽二
十人衆稍散比明源清抵城下大肆殺掠諸卒遂大
亂擁指揮馬昇楊麟爲帥已而郤永師至整隊臨城
亂卒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倣允中亟馳諭之卒曰
城外屍已塞道尚勉我何爲倣乃列鎮將貧功激變

問道上之源清遂劾傲等黨賊抗師傲允中俱斥罷
侍郎顧鼎臣黃綰極言用兵非計孚敬不喜以他事
出綰爲叅政綰疏自劾仍命復官○虜寇鎮遠守將
王效禦之斬首百四十

十一月尚書王憲希孚敬意主於勦絕以江桓爲總
兵叅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
不合請假金牌單騎入城即可已亂未報源清又言
宗室悉已從賊是天棄此城也兵部請命速攻源清
乃圍大同決水灌之亂卒城守益堅

甲十三年春正月癸卯廢 皇后張氏立德妃方氏

爲皇后○大同亂卒潛出勾虜入寇郅永禦之不
利喪失甚衆虜留精騎犄角我師餘衆分掠應朔事
聞王憲命源清勿輕戰隨永進止

二月源清請別設總制禦虜而已專攻城孚敬主之
上納夏言議不許屬黃綰往撫孚敬持之上曰

大同一事卿未究心於理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
如是了事可耻之甚卿獨與言爲忌果然矣孚敬執
如初上曰卿尚平心熟思之卒遣綰行下御劄曰
叛卒殺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爲郅永信劉源清
貪功訛傳屠城以致逆卒劫囚通虜大同北門要地

決水壞城。何由興復。今可罪黜二人。別遣大臣備虜。密擒渠魁。庶免老師傷財耳。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首惡。時馬昇爲賊所擁。郎中詹榮指揮紀振以義激之。昇令鎮撫王寧以情出告繼祖。轉白源清。源清佯許。乃乘懈潛決水灌城穴。欲急破之。城中大懼。復堅守。源清知不可爲。乃引疾。上大怒。以侍郎張瓚代源清總制。瓚馳至軍中。中人俱登陴請曰。吾輩非戕總兵者。亦無他志。畏死自保耳。瓚遣主事楚書持上御劄示衆。衆皆望闕呼萬歲。於是軍民迎繼祖入城。馬昇楊麟密擒首惡黃鎮等二十六人。馳首瓚營。

贛退兵二舍。明日同蘇佑入城撫定。仍還宣府。黃綰繼至宣諭。悉用鎮人供役。軍民多遮道訴官軍暴掠。無言及亂軍者。綰亦絕不問。有關鉞薛源楊月最勇黠。爲亂軍使虜。鉞自虜歸。綰執戮之。大集軍民。諭以逆順利害。有請招源月歸者。綰曰：此輩庸奴。何能爲患。來者僂之。不來勿索。亂卒氣大沮。百姓知綰足恃。凡前罹亂卒害者。陳牒膚至。綰佯不省。而密以牒授給賑官。隨里聚陰覈之。刻期捕獲諸惡。有尚欽殺一家三人。懼不免。鳴金唱亂。歷數術無一應者。遂被獲。綰復列未獲首惡郭經等。購捕之。於是軍民帖然。綰

編立保甲互察姦萌前後覓黨論滅者三十三人未
獲擬斬者四十九人。綰因奏源清永僨事罪。瓚佑繼
祖書榮及紀振王寧乘機撫定功。昇麟之志可原。做
允中功足贖罪。乞差次賞罰。給事中曾紳奏曰。亂卒
謀叛。曲從輕比。於法未盡。源清當蒙入議之貸。書榮
越職圖功。亦可量賞。瓚繼祖冒昧掠美。做允中觀釁
自全。得免爲幸矣。不報。卻永亦疏自解。部議再勘。綰
言臣所勘者未見議覆。而遽請再勘。則爲罪人謀者
工矣。如國法何。上悟寢勘。逮源清永。

閏二月代王復歸大同。○發內帑金賑宣大。

三月 上祀大社稷。顧講官曰：五人也。何少其二？閣
臣對以廖道南、蔡昂外補，請命祭酒王激充之。上
命復道南、昂原官。○上視太學，釋奠先師。

夏四月，御史李新芳按部至廣平，入門，門卒發礮，新
芳驚悸走，謂知府李騰霄謀殺之。檄真定守備官率
兵赴廣平擒勦，杖殺經。歷吳尚質收知縣周謐，付推
官楊經坐以同謀。上疏劾騰霄據城爲亂，騰霄謐亦
各疏新芳酷暴屈人，巡撫周金自詣廣平觀動止。士
民遮道訴謐無辜，皆經阿意附會。新芳乃挾經列騶
負印走內黃金，遂列新芳前後乖違事情上聞。下都

察院詳議新芳奪官。

五月 上幸南城御重華殿召孚敬時汪鋹夏言郭
勛同閱清爵酒尊賜扇及酒出復留孚敬時示 宣
宗觀輿圖詩及御和詩。

六月南京太廟災夏言曰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廟
遽災 聖祖啓後之靈可會也 上喜令亟起新廟

南京不復建時祀併入奉先殿○哈密衛夷官札吉
字刺奏乞肅州鉢和寺閒地及耕牛穀種伯顏字刺
奏乞重書協束夷衆制撫唐龍趙載覆可遂予之○
南京浦子口盜劫商旅抽選英武飛熊廣武衛軍團

操巡視

秋七月命建皇史宬於重華殿西重書列聖實訓實錄藏之○翟鑿以憂去位○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定會寧○山西災沴連年宗祿闕乏巡撫王德明請以運司積鹽分給尚書許讚不可乃止

八月吉囊肆掠月餘總制唐龍欽兵弗擊遂由青沙峴出花馬池去總兵劉文尼之襲其老弱斬首四百五十四龍上捷尚書王憲奏龍當比王越封伯巡按劾文冒功不問而龍封亦寢○南兵職方郎劉世龍上修省疏一日杜諂諛二日廣容納三日慎舉動大

臣爲群僚表率。因事而械繫。勲戚與國家相關。皇太后垂老之年。莫能庇其骨肉。神御閣啓祥宮之建。五廟神靈。偃偃無依。宜以漸營爲。上大怒。以爲譏訕。逮來京卽訊。

冬十月收劉源清部。承于詔獄。尋削籍。

范守已曰。源清縱殺而止削籍。何恕耶。乎敬之權重矣。蓋以平潞盜爲已功。陰主源清之議也。

張鶴齡延齡繫獄數月。其詛呪怨望。皆無左証。獨延齡殺人有驗。尚書聶賢以延齡應議親具獄上。上怒曰。謀逆者只論謀與不謀。豈論成否。昭聖計寤。

會哀冲太子生。昭聖欲見。上稱賀。上辭之。遂令內官口傳以延齡事請。上益怒。必欲族誅之。張孚敬極諫言。昭聖春秋高。不宜傷心。且延齡財虜耳。何能爲逆。上不悅。曰。卿悔不從廷和耶。強臣令君如是矣。數詰問。孚敬對如初。乃黜鶴齡。閑居南京。沒其產。延齡坐斬。論決。東山誣罔。枷闕門外。旬日歿。九卿錄囚闕下。馮恩囚服待讞。汪鉉罵辱之。恩亦數鉉貪橫。不臣罪。鉉怒。判恩論決。上微聞恩。鉉對詰語不悅。命論決者俱免刑。

十一月大同巡撫樊繼祖言馬昇楊麟功罪昭然。宜

宥罪賞功。乃調昇武昌麟。福州各陞級。

按萬曆間寧夏劉哮從叛事相類。而處之異者。老帥費財。畢竟爲貪功所使。

田州復亂。初邦相歸田州。盧蘇矜典復功。專橫甚。與邦相有郤。遣人刺之。不克。邦相伐蘇。兵敗。蘇執而殺之。燔其屍。誑言病歿。都御史陶諧奏立邦彥子芝。而猛仲子邦佐爭立。鄰兵助之。入田州。蘇走免。兩江大震。督府蔡經恐朝廷復用兵。乃奏邦相虐下。蘇因衆怨殺。遂置不問。

十四年春正月。給事中管懷理劾太監王奉。李慎。

下戶部議尚書梁材奏曰我朝酌古定制監局官供事於內府部官分治於外具載祖訓若京通等倉實皆戶部職掌正統以來始用內臣亦止一二而已正德增置一羊九牧需索多門漕政大壞皇上銳意釐革量用數人而奉等多方拮克至於臨淮諸倉俱有內臣管理宜一體革還復聖祖設官之典從之○武廟夏皇后崩禮部擬誌夏言請一體用十二字下廷臣議字敬謂與累朝不同止用二字四字李時請用八字王廷相霍韜與言議合固爭之上許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汪鉉大言曰今止宜二字

候他日再加。上謂李時曰：謚議本內閣禮部事，何與鉉而肆忿辯也。

二月己亥，興建七廟。文祖世室在三昭上，昭穆以次列。○吏部主事唐順之選授翰林編修，命閱寶訓實錄，順之移疾請告。上不喜，着仍主事致仕。○王憲致仕以張瓚代。

三月，上幸南城，召孚敬時、汪鉉、夏言、郭勛同遊，翌日各獻奉制記樂賦。上亦作詩一章，日記樂同遊。○策士奉天殿，上親賜策問。韓應龍、吳山、孫陞、李璣、趙貞吉卷皆躬自批閱，與輔臣商確，故對策以次。

列刻十二人。○賜韓應龍等進士。是科名臣高位者。
山性瓊貞言外。郭朴尹臺康太和林廷機何維栢。○
手敬在閣日久。痰暈屢作。上察其真疾。手自製藥。
內使賚賜之。孚敬奏謝。益稱疾篤。乃許致仕。遣行人
伴送。月給廩八石。

夏四月初。緣佛氏說。八日賜食不落夾。上惡其名。
命於五日薦新麥於內殿。因爲麥餅。賜群臣食。遂爲
歲例。○大興隆寺災。移姚廣孝神位於大隆善寺。散
遣僧徒。隨住各寺。御史諸演滿殿。天下佛像。上盡
削內供金銀佛像。并金銀指環。骨佛牙。盡燬之。

暑經踰垣走。亂卒執而鋼之。事聞。尚書張瓚懲大同之變。論經苛刻激變。請戍邊。○選庶吉士於文華殿。初孚。檄在闕。革不復選。至是始復舊制。上親命題試之。取士三十人。送翰林。

六月吉囊入榆林塞。○御史馮恩子行可請代父歿。刺血書奏。上爲動容。下部覆讞。聶賢王廷相咸爲恩訟寃。減戍戍邊。

秋七月汪鉉爲科道孫應奎等所劾。且連巷謠曰十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乃勒鉉致仕。時選郎呂希周

已遷通政亦罷去。○給事中楊傑請贈錄建文時死
事諸臣尚書夏言以爲未可寢之。○初命貴州開科
鄉試。○增設廣寧衛右屯儒學。

八月梁震敗虜於榆林。○俺答犯古北口。參將魏祥
戰沒。○侍郎霍韜署吏部。請於進士預選才識者授
臺諫。得旨如議。辦事進士盧楹上書爭之。謂開鑽刺
紊成憲。上是之。命照舊銓除。

九月尚書梁材奏蘇松淮揚及江西湖廣荒歉。允運
艱難。改折漕糧一百十五萬石。○御史方一桂奏禁
詭異冠服。

冬十月詔選補熾御從夏言請也○啓祥宮成○劉
宏卒

十一月延津民李拱臣自言有女端慶携至京備選
上曰適值郊享淑女來至殆天意也不必送館徑
進大內

丙十五年正月秦和伯陳萬言卒其孫書停襲授錦
衣官

二月學士廖道南進所纂祀儀成典獻九廟禋頌

三月辛酉上欲自擇壽域乃奉太后如天壽山

幸十八道嶺大學士李時禮臣夏言講官顧鼎臣謝

丕張壁慶道南蔡昂武定侯郭勛扈從壬戌祀文
皇於平臺山回鑾駐沙河行宮火起夏言行帳延燒
郭勛李時帳房翌日泛舟西湖上製汎舟賦命從
臣和之至京勛時各疏謝罪言獨不謝上切責之
夏四月作幽宮

五月己未帝以端午汎舟西苑召時言勛侍行賜
艾虎綵索牙扇上御龍舟命時言一舟勛一舟自
芭蕉園歷玉煉金鰲橋至澄碧亭命近龍舟顧問尋
賜宴無逸殿翌日時言勛表謝自宣宗賜蹇義同
遊萬歲山楊榮同遊西苑乃再見云○禮部郎陳箎

楊儀調外夏言疏得復之。○去大內大善佛殿建慈慶慈寧宮。

六月祀姜源后禳於武功。

秋七月順天府尹劉淑相劾奏通判費完以夏言姻故縱肆無狀并斥言惡言奏辯。上命逮淑相詔獄。

○遣錦衣官劉昂視張孚敬疾諭之入朝孚敬道病復歸。○初王守仁平斷藤峽以岑邦佐爲武靖知州。邦佐貪墨不復輯衆峽盜侯勝海作亂指揮潘翰臣誘殺之。其弟侯公丁聚衆噪城下守巡鄔閔孫繼武言於撫臣潘且請討之。叅將沈希儀請俟春水乃可。

順流撲滅。不聽。閱繼武以千人往。盜遁散。斬一人。還。遂建堡。令土目黃貴韋香三百人戍之。貴香盡收勝海田廬諸徭俱恚。公丁遂殫聚二千人。夜破堡。殲戍卒大半。貴香走免。御史諸演奏聞。閱繼武罷。且亦代去。上命侍郎蔡經討之。○皇史宬成。

八月霍韜與夏言相訐。韜摘言不當。子費宏謚文憲。爲犯廟號。引增減情節。臆奏准施行律。當言大辟。言疏辯。亦舉韜數事。當專擅選官大辟。上不直韜。右侍郎張邦奇歷數韜私。大詆之。會南禮部缺。尚書上特注韜鞅鞅去。

九月重書實訓實錄成。加郭勛左柱國。李時夏言少傅。○庚申立貴妃沈氏。王氏。妃江陳王氏。嬪余徐王盧氏。○上如天壽山。遷孝肅主於裕陵。孝穆主於茂陵。○許讚尚書吏部。

冬十月戊子。皇次子生。王昭嬪出也。○更世廟爲獻皇帝廟。○湛若水上二禮經傳測。夏言謂與孔言相戾。覆議寢之。○上奉皇太后如天壽山。○宸濠第三子逸民間。名朱學。自言於霍丘。驗實送高牆。

十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

十二月九廟成。○夏言爲大學士。嚴嵩尚書禮部。

閏十二月定五歲一禘祀。皇初祖於太廟。以
祖配。每立春特享祖宗於群廟。三時合享於太廟。季
冬大禘。皇考止舉時祀。已而上兩宮徽號。昭聖曰
恭安康惠慈壽。○作聖濟殿祀先醫之神。○廢后
氏薨。

嘉靖注畧二卷終